

後漢書

列傳

卅四

虞傳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范曄後漢書五十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

北澗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祖父經為郡縣獄吏察法平允務

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誨曰

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立祠其門



間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  
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  
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也  
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  
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  
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竒之欲以為吏詡  
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  
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  
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

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  
猶有所亮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  
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  
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亮帝開拓土宇劬勞  
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  
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諺  
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特郡  
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  
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  
將也丞相則蕭曹魏丙韋平孔翟之類也

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餘也前書曰雲徹雖賁育為卒大公為將猶席卷侈無餘災也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瘠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也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

安出謂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

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太師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各辟

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冗散也音人

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勇反

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謂議於是辟

西列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

安慰之鄧陟兄弟以謂異其議因此不平欲

以吏法中傷謂後朝歌賊竊李等數千人攻

三

殺長吏屯聚連年列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字伯威援族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

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

壽之知其無能為也講當作朝歌者韓魏之

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背太行臨黃河去敖

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

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

臂右臂喻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

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

已閱與及到官說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

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

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又得百餘

人詡為饗會采貫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

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

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縫其裾為幟幟也

漢書曰以絳縷絳其襜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  
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  
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家引見嘉德殿  
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詔於陳倉嶺谷  
詔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  
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  
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  
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孫臏為齊軍將  
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  
為五萬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

日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兵法日行不過  
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  
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  
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

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眾多吾兵少  
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  
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  
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  
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詔乃令軍中使彊弩  
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

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俟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

僦五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詡，致一。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

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沮及下

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數十里。皆燒

石，翦木開漕船道。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

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稼穡，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鑄去

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僦直，雇備者。於是水運通

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

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閉遂增至四萬餘

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續漢書曰：詡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

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派坐  
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開

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

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詔

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詔上書自訟曰

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銜轡禮記曰夫禮禁

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

防為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

人之鞭策也今列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

姓怨躬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

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劉放曰案上文

為三遂加評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

子曰我數言蘧伯王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

不肖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

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

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王而責之彌

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

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

也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詔  
輒察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  
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



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

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為豐所譜而死書奏防流涕訴

帝詔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

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

遠近歐刀刑人之刀也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

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

事之時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姦

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

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

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

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也

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

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

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程

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阿母宋帝

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

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顛與

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  
誣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  
六人或死或黜即日救出詔程復上書陳詡  
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  
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  
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  
聚斂詔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諱長吏  
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人至數  
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求平章和中

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

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

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

受官辟車鈴下侍閣門蘭部署街里走卒皆

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繡即今

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今其出資錢不役其

身也劉攽曰在街走卒又赤幘絳繡梁後

漢志街下一里字又云絳繡字誤司空劾案列及郡縣皆坐

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詔  
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  
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  
立縣積六七十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陞  
南也

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  
可此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  
尚書遂劾以大逆誦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  
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愬之人不  
足多誅帝納誦言答之而已誦因謂諸尚書  
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誦  
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  
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誦又上言臺郎顯  
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列無入宜

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  
誦好刺舉無所回容回曲也數以此忤權威遂  
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  
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  
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  
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  
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  
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  
太守

傳變傳

傳變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本字幼起

慕南容三復白珪乃易字焉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

復白珪之珪是南宮縮之行也王肅注云珪缺也詩云白珪之珪尚可磨也斯言之珪不可為也一日三

復慎之至也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

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

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劉

案嵩傳此少一射字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既行因

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

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

曰昔禹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數擣戴大

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明惡人不

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也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

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

此云六州蓋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

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

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

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

容多所不忍故闔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  
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甫始也  
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  
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  
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彼知正人之功  
顯而危世之非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  
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  
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  
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  
自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  
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  
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史記也  
市  
虎成於三夫解見馬  
援傳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

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  
昭王免起為士伍遷之陰  
宮行過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  
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酈元注水  
經云渭水北  
有杜郵亭也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  
讒佞放殛之誅殛音紀力及  
殛亦誅也則善人思進姦  
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  
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  
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  
見而忿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替之  
續漢書曰變軍斬賊三帥下已  
張伯昇仲寧等功高為封首  
靈帝猶識變

言識記也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

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

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

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

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變廷

厚大臣帝以問變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

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

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

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為中郎將軍于為書嫚呂太

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特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

興使麗商別定隴右前書漢王賜麗商別信

尉別定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

奴右臂謂之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

匈奴除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朔

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

煌酒泉張掖以高嫫羌裂匈奴之右臂嫫音而遮反劉放曰注以今牧御失和使一列高嫫羌案高當作高

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爲宰  
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  
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社之虜得居  
此地說文曰社衣衿也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  
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  
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夔議由是朝廷  
重其方格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爲衆議所  
歸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  
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

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  
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  
尉延致殷勤延謂夔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  
戶侯不足得也夔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  
也有功不論特也傳夔豈求私賞哉忠愈懷  
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  
得留一作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  
入劉放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舉夔孝  
廉及津爲漢陽與夔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

之津字文淵南陽人變善卹入叛羌懷其恩  
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  
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為通姦利士人  
怨之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持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  
兵討金城賊土國韓遂等變知鄙失眾必敗  
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  
人戰是謂弃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  
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  
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

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  
罰賊得寬挺也捷解必謂我怯群惡爭勢其離  
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  
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  
竊為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狹道果有反者  
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  
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劉  
攸日持北胡騎數千按文少一地字下皆夙  
文云鄉里羌胡是與變同北地人也皆夙  
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



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高義恐不能  
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  
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  
變北地人故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歸願必  
云鄉里也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  
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  
成幹集曰幹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字  
字彥林節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且殷紂之暴  
之聖達節次字節下失節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

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  
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曰子貢問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  
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孟子曰  
然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曰  
日浩然天氣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  
其難也之主簿揚會吾之程嬰也程嬰解見幹哽咽  
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  
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  
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

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師即君也尚書曰變作之君作之師也案劔叱行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

縣東今謂之家世二千石續漢書曰曾祖父彪大司農謝承書曰父字初舉孝廉為漢陽

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

武都蘓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

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

樂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

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

曰夫繼食鷹鳶欲其鷲繼繫也廣雅曰鷲鷲也蒼頡解詁曰鷲鷲

也音嗣鷲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

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

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

武成太守酒泉黃儁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儁

儁勳為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

請

請

儁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中平元年北地

子言吾豈賣評我終辭不受

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內軍興

斷盜數千萬斷謂勲固諫昌怒乃使勲別屯

阿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

勲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

勲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

而召勲勲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

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勲怒曰昔莊賈後期

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扞之仍令寵臣莊賈監

軍興穰苴期旦日會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

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

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

等懼而從之勲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

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

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

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臯代之續漢書臯

字作臯患多寇叛謂勲曰涼州寡於學術故

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

使人知義勲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

禽侯魯慶父篡位

其妻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

弟莊公子開立是為湣公此二國豈多學者

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

一列又當取笑朝廷勲不知其可也梟不從

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

荒園護荒校尉夏育於畜官

前書尹翁歸傳

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收呀在有論罪輪掌

合兵救育至狐槃為荒所破勲收餘眾百餘

人為魚麗之陳

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

麗之陳先備後伍伍承彌縫

荒精騎夾攻之

急士卒多死勲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

表

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荒滇吾

句就荒別種也句音

古侯素為勲所厚乃以兵扞眾曰蓋長史賢

入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勲仰罵曰死反虜汝

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

勲不肯上遂為賊所執荒戎服其義勇不敢

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勲領漢陽

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勲調穀稟之調猶先出

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  
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  
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  
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  
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  
財物以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勲曰臣聞先王耀  
德不觀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韋昭  
注曰耀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  
祗黷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曰毅也帝曰

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勲時與宗正  
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曰  
帝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  
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  
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  
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爲京兆尹帝方  
欲延接勲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  
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勢  
貪放勲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勲

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  
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  
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勲不肯用  
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  
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勲曰選賢  
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勲雖在外  
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  
漢陽叛人王國  
衆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勲領郡兵五千  
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  
鷂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為  
武虜都尉弘農楊儒為鳥擊都尉長陵第五

儁為清冠都尉凡五郡都尉皆素有名  
衆領屬勲每有密事靈帝手詔問之數加

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  
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  
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  
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  
者在閭福與禍鄰莫知  
其門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特左將軍  
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勲密相要結將以  
討卓會嵩亦被徵勲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  
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

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  
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  
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  
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又典禁兵復出  
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  
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  
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乃勲曰昔武丁之  
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傳說曰啓  
從繩則正右從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  
諫則聖見尚書

卓曰戲之耳勲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  
謝儁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  
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  
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賵送之如禮葬  
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謝陽故城在今

也父曼有幹事才謝承書曰曼達於從政為

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  
物種數曼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

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  
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種不  
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  
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  
熹  
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章其後併吳因大城句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  
章句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  
眾以萬數拜旻揚列刺史旻率丹揚太守陳  
寅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旻等  
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  
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

拜童子郎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

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知名

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

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

舉孝

廉補即立長

即丘縣屬琅琊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即春秋之稅丘也

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

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

恩兄弟並據大郡

謂超為廣陵兄也

今王室將

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



尚全吏入殷富若勳桴鼓可得萬人以此誅  
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  
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討事邈先謂超曰聞弟  
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  
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  
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  
史孔伋伋字公緒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  
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  
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

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  
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  
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  
伋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瑁字攝瑁廣陵太守  
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  
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  
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廷要言  
日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皇天后土  
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

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  
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乘散時討虜校尉公  
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  
謀其難行至河閒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  
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  
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  
時黃巾群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  
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  
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禱禱群

漢書卷之四十四

神巫女巫也史祝史也崇謂營攢用幣以穰

風雨霜雪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

禱謂告事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

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

百姓復安在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

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

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

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

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  
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

後漢書卷之四十八

圍乃徒跣號泣並勸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  
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  
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  
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  
責以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八洪荅  
曰隔閤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而  
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  
厚雅況此類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  
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

捐弃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褊心粗識鄙  
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  
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

家語孔子之鄉與程子  
相遇於塗傾蓋而語也

恩深分厚遂竊大州

之旗鼓

洪常寓於紹故  
謂之主人也

瞻望帳幄感故友之

周旋撫弦搦矢

搦提也音  
卓反

不覺涕流之覆面

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

過絕等倫

劉放曰案文悔字無義未  
詳何字也或曰悔當作益

受任

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  
州被侵郡將遘克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  
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  
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  
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  
來者側席去者克已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  
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吳王餘  
授弟季札季札昔張景明登壇噴血奉辭奔  
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

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

之禍英倫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

讓位景明亦有其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

獲告去何罪復見矜魏志呂布傳曰布破

將士鈇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

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

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

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偽使人於帳中鼓筆紹

兵卧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  
布牀被謂已死明且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  
城門布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  
遂引去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  
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



帥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慄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爲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劉劭曰：北鄙將告倒，注張牛角立起，案文立當作之。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又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

帥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慄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爲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劉劭曰：北鄙將告倒，注張牛角立起，案文立當作之。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又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

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為饋粥杜預注左傳日饋藥也音之連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滅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

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

會缺望非冀前書音義曰缺猶冀也缺音羌志反多殺忠良以

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

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

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

下報仇公羊傳日事君猶事父也何謂服乎

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

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

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

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入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跡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憤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



則未聞也

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

口七日秦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誦愛令圖再全金

方蓋勲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虞傳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王師道校正

張衡列傳第四十九

范曄 後漢書五十九

張衡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

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

世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

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

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

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

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

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玄經。但譚新論日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交，義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八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劉敞曰：注以三十五著撰之。按太玄乃用三十六撰作。

五字謂也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

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

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子雲當哀

帝時著太玄經，自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自中

興至獻帝一百八十九年矣。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

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自此以上並衡與崔瑗書

之文也。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

再遷為太史令。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遂乃研覈

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

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  
日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  
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  
迹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  
靈憲序曰皆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  
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  
與銜集無并用論蓋網絡天地而筭之因名  
焉順帝初再轉為太史令銜不慕當世所居  
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  
客問作應聞以見其志云聞非也銜集云  
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銜內識利  
銖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為  
間余余應之以持有過否性命難  
求因茲以靈余誠焉名之應聞云有聞余者

蓋聞前招首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

云為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朝有所

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

以永年逸詩曰折招之惜惜是故伊尹思使

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

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

循志各單巫咸實守王家各單巫咸並殷賢

作明居又曰巫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

朝介圭作瑞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甫

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哀謂申伯為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

主長尺二寸謂之介也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與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

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夫富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

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執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

我以文約我以禮曩滯日官今又原之左傳曰天子

有日官爾雅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

以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又曰夷道若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

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躬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干鄙儒天衢天道也言徒執

其孤技邪揭褰衣也音丘厲反詩邶風曰深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

厲由蔽以下為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之時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汙曼學屠龍於支離益單于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衡何獨妙

思於機巧者也。○劉放曰：注支離蓋案莊子蓋當作益支離其名益耳。後人不讀莊子，妄改為參。三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

翅而還，故棲益亦調其機，而銛諾垂翅故棲。官也，蓋何不也。銛利也，諸之也。聞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補使利而高飛邪？傳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昔有文王自求

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劉放曰：正文昔有當作昔者。人

生在勤，不索何獲。左傳曰：人生在勤，勤則卜匱。又曰：不索何獲，吾欲求

之，曷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克。剋勝也。衡集

也。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

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任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

之用，後勲雪前，吝婢恨不柔以意，誰斲也。各

也。左傳曰：宋公勒之杜，應之曰：是何觀同，而預注云：戲而相愧曰勒。

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

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方言曰：凡物

之郊謂之夥。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加也。天爵

高懸得之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

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有命也。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

而不臻。速召也。懷來也。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

不思

面借也

陷身

以徼幸

固貪夫之所為

未得

而豫喪也

也

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

志孰云非羞

蓋子陳八問孟子曰枉尺而直

尋若可為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

田招虞人以旌不至

刑殺之志士不忘在溝

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

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

數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

人不待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而

妄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

也

於心有猜則盪飧饌舖猶不屑餐旌瞽以

之

猜嫌也盪食器也飧音孫詩云有蒙盪飧

饌音仕卷反舖音補故反並謂食也屑猶

介也以用也爰旌瞽饑人也一作爰精目列

予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

於道孤立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舖之

爰精目三舖而後能視曰予何為者也我孤

父之人立也爰精目曰諱汝非盜邪吾義不

食子之食也兩手摠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

死之也○劉攽曰注予何為者也

案文是對答之辭也字當作曰

意之無疑

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問曰前日

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

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受非也孟子曰

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遠行行者必以贖予

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無處而餽之是

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

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惡者故曰兼金一百

百鎰也二十兩為鎰贖送行者贈賂之禮也

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

餽之是以貨賄吾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劉

攽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故曰註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夏至日北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天且不堪兼況以入諉之諉備

也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澌泥而潜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大

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澌亂也澌音骨公且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

有人之不理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

後聖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衡集考字作夫戰國交爭戎車競

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旒旒旒言為下所執燭武縣繼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

縣繩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繼而出說秦秦伯為之退師魯

連係箭而聊城弛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為書係箭

射聊城中燕將自殺見史從往則合橫來則張儀說諸侯連和事

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事咸以得人為梟失士

連兵拒秦為從蘇秦往咸以得人為梟失士則從台張儀來則從離

則從台張儀來則從離蘇秦往咸以得人為梟失士

咸以得人為梟失士蘇秦往

蘇秦往蘇秦往

蘇秦往蘇秦往

蘇秦往蘇秦往

蘇秦往蘇秦往

蘇秦往蘇秦往

蘇秦往蘇秦往



為尤梃梃梃猶勝也猶六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

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常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

之事乎帝笑而起也高祖踞洗以對酈生前

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

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

長者於是沛當此之會乃鼃鳴而鼈應也喻

公輟洗謝之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故能同心戮力勤恤

鼃鳴岐野鼈應於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

入隱隱病也國語曰勤恤奄受區夏遂定帝

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

長謀之爛然有第前書音義曰謀譜第也與

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

記著功臣等傳祭然各有第序也

夫女魁北而應龍翔洪鼎

聲而軍容息與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尤作

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

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

下天女曰妖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

居不雨妖亦斃也音步末反聲或作聲容或

作容衡集容作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

鼃鼃樓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潤溽暑

言當季夏之時鶉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

火退於酉沍凝也

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丕服尚何功

之可立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并共猶言交通

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

質小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立事有  
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又

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一哉  
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  
功禹稷立言史佚周任滅文仲

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  
津者風摠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  
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

揆之變使人不倦也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  
伺兔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處契其舟曰  
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  
劍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

免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  
冒愧逞願必無  
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

故厥緒不永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  
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  
捷徑邪至  
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

也歛歛也音翕孟子曰阿意事貴  
雖有犀舟  
勁穢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前書曰羗我弓

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其利為犀犀堅也詩衛  
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  
友印我也須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  
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并適真

交漢書

交漢書

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姻不成姑亦奉順敦篤

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也姑且也休養

不見是而不憚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

服焉憚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

位而不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

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王

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

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藝文

志陰陽有地曲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

睨規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衡與世殊技

固孤是求技巧也音伎本子憂朱評曼之無

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為輪者名

反莊子曰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

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

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

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評曼屠龍既無

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子觀木雕獨飛愍我

也垂翅故棲吾感蠹毒附鵠悲爾先笑而後號

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左傳曰晉欒盈復

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預注曰蓋豹犯罪涉  
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  
子巡城掖以廷外殺之禮至自為銘曰余掖  
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  
仕邢為大夫掖謂挾之而投弦高以牛餼退  
於城外也衛集豹字作隸也  
**敵墨翟以縈帶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  
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  
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來於  
弊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  
還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  
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  
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  
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貫高以端辭顯義**  
**蘓武以禿節效貞**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  
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  
赦之蘇武使匈奴中杖節**蒲且以飛矰逞巧**  
臥起節毛盡落並見前書

**詹何以沉鉤致精**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  
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

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  
鉤荆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  
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  
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弈秋以碁局取譽**

之善弈者又曰王豹處  
於淇而河西善謳也**僕進不能參名於二**

**立退又不能群彼數子**二立謂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也上云立事

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况其二哉故  
言不能參名於二立之流也臣賢察古本作

匹非也數子謂斐豹以下也**愍三墳之既**

**頽惜八索之不理**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

國以為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  
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  
已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前書東方朔曰首陽

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且韞櫝以  
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為上也

待價踵顏氏以行止論語子曰有美玉於  
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

而沽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又子謂顏回曰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曾  
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孟子曾子曰晉  
楚之富不可及

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  
吾義吾何慊也慊猶羨也音苦簞反陽嘉  
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負徑八  
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

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  
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蟾蜍蝦蟆  
也蟾音時

占反蜍音時諸反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  
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

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  
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

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  
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

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

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  
事漸損擢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  
下宜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  
傾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蟠音薄  
寒久廣雅曰蟠曲也楊雄方言曰未升天龍  
謂之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  
位必先倥偬之也倥音口弄反倥偬音子弄反  
埤蒼曰倥偬窮困也亦謂  
順帝被廢時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  
物偽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  
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故  
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

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灾眚  
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嚮而  
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  
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事見宦  
者傳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遞忘  
反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  
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豈唯不肖中才  
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  
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

何隘於凶患乎

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後鏡

戒勅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性古所以知今

貴寵之臣衆所屬

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

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

辟罪也音頻亦

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

恒陽若者也

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常陽

則多懼群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

各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

也裂者威分震者入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勳

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

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

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踈不失災異

示入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

革改也復

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

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

王馭群臣一日爵二日祿三日予四日誅若恩從

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

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初光武  
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  
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  
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  
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易乾鑿  
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  
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  
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  
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  
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  
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  
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  
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

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  
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

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

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前書曰齊肅聰

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音胡歷反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

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

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

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

勝睦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

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



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駐弘字孟魯國蕃人也昭帝時以明經為議郎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洪範五行傳說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

子歆於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

家見藝文志並無讖說也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

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

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

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

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

與墨翟花當子思又言別有益列益列之置

在於漢世前書武帝始置益列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

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玄異數事

聖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

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摛讖互異三十餘事諸

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

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

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

纂一術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無所容竄又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

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多作頗傳者  
誤也無所容竄謂不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  
竄句籍辭續漢書亦作竄本作為者義亦通也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

以歷紀推言水灾而偽稱洞視玉版遼甲開  
山圖曰

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  
日月以自照達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灾

非洞視玉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

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

統則不能知求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謂  
廢而復立言識家不論也此

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

且夥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

而競稱不占之書謂競稱  
識家也譬猶畫工惡圖犬

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

也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  
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

難鬼魅無  
形故易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

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

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

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閣豎恐終為

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

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玄道也德也老  
予曰玄之又玄



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

二八八元八凱也選遇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恫痛也音通辰時也痛已後時而不及何孤行之

之也何孤行之咷咷兮子不群而介立感驚

驚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曰女界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九疑山有鳥五采之鳥名鸞淑善也特獨也言靈鳥既獨棲善人亦少

合也彼無合其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且獲

讀干群第兮啓金滕而乃信也信音申成王

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熟未獲天

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與大夫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策方信

周公忠於國家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

危身蒸衆也僻邪也辟法也詩曾煩毒以迷

或兮羌孰可與言已曾重也羌發語辭也言已之志無可為言之也

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湛音沉續紛亂貌也

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

試象兮陷焦原而跟止雕虎有文也陷臨也焦原原名也跟足踵

也尸子曰中黃伯曰我左執大行之獲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

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憑乎試之曰夫貧窮大行之獲也跡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曰

試之矣又曰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兗莒

子者獨却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  
之為焦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衛言  
躬履仁義不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  
庶斯奉以周旋兮要

既死而後已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

乎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圓方泯化變也

珍蕭艾於重筓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蒿也筓

並香草也貴蕭艾喻任小人西施而弗御

兮羈要裊以服箱要音於反裊音奴了反

也言踈遠姜女又以駿馬駕車並喻不能行陂僻而獲志兮猶

古良馬當作裏從馬

法度而離殃離被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

遭遇之無常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

航航船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欲

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温恭之黻衣

兮披禮義之繡裳謂之黻五色備曰繡粹真

亮以為鑿兮雜技藝以為珩說文曰辨交織

記曰男鞶革女鞶絲鄭玄注云昭綵藻與雕

琢兮璜聲遠而彌長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

德之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淹久

盛也

遲遊息也。耀靈日也。楚辭曰：恃已知而華予。

兮。鸚鵡鳴而不芳。衡自謂也。鸚鵡鳥名。喻謔人也。廣雅曰：鸚鵡布穀也。楚辭曰：恐鸚鵡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冀一年之

特知已以相榮，反遇讒而見害也。冀，一年之

三秀兮，適白露之為霜。三秀，芝草也。楚辭曰：日逝迫也。方秀遇霜，喻以賢被讒也。時，豐豐而代序兮，疇可與

乎比仇。疇，誰也。仇，偶也。謂四時更進而代序咨妒嫖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也。咨，難也。妒，忌

人故難與並也。韓，謂齊仙人韓終也。為王採

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恐漸

羨韓衆之得一，流亡謂流遁去也。

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

兮，即歧趾而據情。歧，趾也。周文君為我

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文君，文王也。端，正也。

龜，周易遁卦上九曰：肥遁無不利。淮歷衆山

以周流兮，巽迅風以揚聲。遁卦艮下乾上，艮

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曰巽迅風也。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

折而不營。遁上九變而為咸，咸感也。咸卦艮

女也。崇岳謂艮也。從三至五為乾，乾易說卦曰：乾為冰，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

乾為冰，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

乾為冰，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

乾為冰，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

也管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乾變為兌

為澤故曰天為澤言天高尚為勗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勗乾為兌自強而不

息兮蹈玉階之嶢峴勗勉也乾為金玉故曰

堯崢音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左

士耕反復以龜卜之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

曰果屬其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

詩小雅曰鶴鳴九臯注云臯澤中溢水出所

據冥翳而哀鳴警視也音孚列鷓鴣競於貪

焚兮我脩絜以益榮鷓鴣鷓鳥也子有故於

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子謂衛也有故於玄

君以仕之也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

俶裝悔惡也元辰吉且余沐於清原兮晞余

髮於朝陽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

九陽也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微流也咀嚼也石翺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

乎八荒翺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

荒八方遠地也淮南子曰登太山履

石封以望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帝

紀日少昊邑干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衡欲性東方故先過窮桑之

野三丘東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何道真之

文瀛洲句芒木正東方之神也道真謂道德之真幽通賦曰矧沈躬

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道真謂道德之真幽通賦曰矧沈躬

粹道真不澆日淳不雜登蓬萊而容與兮

鼇雖抃而不傾鼇大鼇也列子曰勃海之東

岱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日蓬

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誦於帝使

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

交焉五山始不動抃音皮媛反楚辭曰鼇戴

山抃說文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

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

芝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之為玉酒

飲之令人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

扶桑日所出在湯谷中其喻青岑之玉醴兮

餐沆瀣以為糧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

氣而飲沆瀣王逸注云沆發昔夢於木禾兮

瀣夜半氣也糧或作糧發昔夢於木禾兮

穀崑崙之高岡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方

五尋大五圍昔夜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生

於崑崙山之上即下文云押巫咸作占夢舍

嘉秀以為敷是也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



扶桑之地崑崙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崑  
崙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緻斯謬耳朝  
吾行於賜谷兮從伯禹於稽山也賜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  
尚書曰禹代鯀為崇伯故稱伯吳越者我曰  
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故更名其山曰  
會稽集群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左傳曰禹  
也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  
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  
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  
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食言謂後至也  
爾雅曰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長  
食偽也今潭州也從統晉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  
南鄰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翻儻處彼湘瀕二妃  
也南鄰

堯女娥皇女英翩連翩也懷弄也瀕水涯也  
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  
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也流目觀夫  
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也

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

山陂以孤魂衡阿衡山之曲也黎顓頊之子

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在九

頭圖焉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印州而愉教河圖

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列八柱東南神州曰晨

土正南印州曰深土西南戌州曰滄土正西

阜州曰犴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  
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隄土正  
東揚州曰信土躋日中于昆吾兮懋炎天之  
愉樂也教遊也躋日中于昆吾兮懋炎天之

所陶

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中。昆吾，誘注云：昆吾丘名在南方。越息也。東方朔

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揚芒爍而廣四五里，晝夜火然。陶猶炎熾也。

絳天兮水泫泫而涌濤。飛火也。音必。遙反。泫音胡。犬反。泫音戶。

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邑。邑反。並水流貌也。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邑。

其難聊。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二萬

二千里。怒音奴。覲。顧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

乎留茲。能留此將復西行也。顧金天而歎息

兮，吾欲往乎西嬉。金天氏西方之帝。前祝融

使舉麾兮，纒朱鳥以承旗。纒繫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楚辭曰：

鳳皇翼其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

承旗也。躔，次也。拓，猶折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地。山海經曰：

廣都之野，右稷，葬焉。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

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

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

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一日蝦魚，有神巫乘

此以行九野，一日鯨魚，在汪野北，其鯨魚也。

如鯉魚，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

遂徂。九土九洲也。蓐收西方神。歛神化而蟬

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歛疾貌也。音許。勿反。蛻音稅。說文曰：蟬蛻，蛻也。



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曰黃帝答言神

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曰覆審也疇

誰也謨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病七日化而為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昆

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其兄覘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鼈令

殮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令音靈殮死也

禪傳位也引長也楊雄蜀王本紀曰荆人鼈

令死其尸流土隨江水上至成都身蜀王杜

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

鼈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

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也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

晰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秋佐助期曰司

明也協韻音之逝反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

祚而繁廡竇謂孝文竇皇后也繁廡茂盛也

家在清河願如趙迹家遺宦者吏必置我趙

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伍中姬涕泣不欲往

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

為皇后景帝生十四子後至光武中興也

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王謂孝平

之女也前書聘以黃金二萬斤遣劉歆奉乘

輿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嘗稱疾不朝

會莽誅后自投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尉蒼眉

小雅曰出則銜恤絕緒言無後也尉蒼眉

而即潛兮逮三葉而遘武尉謂郗尉頰也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

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

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董弱冠而司袞，令設王隧。為會稽郡尉也。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為大司馬，年二十而弗處。十袞三公服也。時哀帝令為賢起冢，至尊無以加。及帝崩，王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日弱冠也。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魯大夫叔孫豹也。謚曰穆。牛謂豎也。牛豹之子也。幽閉也。大夫稱主。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為豎，有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曰：天子疾病不欲見人。

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袪而忌伯兮，闔謁賊而寧后。文晉文公也。袪袂也。忌恐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冀芮等寧寧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公踰垣，勃鞞斬其袪。及公入國，呂生冀芮謀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通人闔殺呂卻伯楚，勃鞞字也。事見國語也。通人闔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通人謂穆子文公也。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鞞，終能告賊，剖分也。言通人尚闔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也。嬴擗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嬴秦姓也。謂始皇發讖云：亡秦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為外備，而不知胡亥竟為趙高所殺。秦氏遂亡。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是發內也。

寸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也。有夫婦夜  
對田者。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  
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借而與之。  
期日。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  
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  
父曰。生車間。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  
敵見搜。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諄。爾  
神記。日。諄告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  
孫昭子曰。旱也。後果大旱。又曰。宋衛陳鄭將  
火。鄭大夫裨竈請瑾筮。玉瓚。瓚。火。子產弗予。  
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  
道邇。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  
而事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梁  
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睇。視也。矧。况也。呂氏  
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有丈人。往市。醉而

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文人  
醒謂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  
其子泣曰。必奇鬼也。文人明日之市。醉其真。  
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  
音。義曰。江東人以。母綿孳。以津已兮。思百憂。  
物。棟地中為事也。母。綿孳。以津已兮。思百憂。  
以自疚。云。津引也。言勿牽制於俗。引憂於已。  
詩曰。無思百。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佑  
憂。祗自重兮。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佑  
仁。監視也。孔甚也。斐。輔也。忱。誠也。佑。助也。言  
書曰。天監厥德。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禱以  
又曰。天。殘。斐。忱。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禱。以  
拯入。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  
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  
髮。斷。爪。以。已。為。牲。禱。於。桑。林。之。社。果。大。雨。言

蒙天大福以拯救人衝集  
祈字作祊祊祭也禱音斯  
景三慮以營國兮

熒惑次於它辰也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

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祭之可移於相公

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實之股肱可乎

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氏何以為

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

何以畜人乎子韋曰君善言三魏顛亮以從

熒惑必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魏顛亮以從

理兮鬼亢回以敝秦魏顛魏武子之子也亮

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

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妾疾病

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

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元杜

回噴而顛故僕之夜夢之曰余而子嫁婦

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余是以報也

谷

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尚書曰咎繇

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名咎繇能行布道

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臯陶率葬之

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桑末寄夫

六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

根生兮卉既彫而已毓草根生謂寄生也言百

生獨榮於桑之末本草經桑上寄生一名寄

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以喻咎繇封於英六

餘國先滅英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

六獨存也

復言咎繇布德行仁慶流後裔詩盍遠迹以

曰無言不讎易曰無往不復也盍遠迹以

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何不遠遊以飛聲譽

誰謂時之可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愴惘而無

待言易遊也

待言易遊也

待言易遊也

待言易遊也

待言易遊也

待言易遊也

待言易遊也

待言易遊也

待言易遊也

待言易遊也

待言易遊也

待言易遊也

疇傲憫也偪迫也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游

宣徧也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汭而不流

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積水雪雹群冰之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

輪作石磴說文曰磴磴霜雪之貌也蓋古字磴與體通汭音胡故反杜預注左傳云汭閉

也寒風淒而永至今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

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玄武謂龜蛇也曲

玄武殼龜甲也爾雅曰騰騰蛇蜿屈也糾纏結也騷騷叶韻音修糾音古由反魚矜

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矜棘也并猶聚

澄反失條言寒也坐太陰之屏室兮既舍欹而增愁

太陰北方極陰之地也怨高陽之相寓兮倘

顛項之宅幽高陽氏帝顛項也山海經曰東

九嬪葬焉相視也寓居也倘屈也音乞鳳反宅幽謂居北方幽都之地尚書曰宅朔方曰

幽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庸勞也

經緯往來也瘳愈也言勞於往來四方經積水炎火之地彼此亦何差也織或作識絡或

作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緹乎不周淮南子

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躡絕垠乎寒門垠音王巾反廣雅曰垠罅也緹音思列反不

周西北方山也迅風瀟其媵我兮鷲翩飄而

垠或作限也不禁飈風也瀟疾也音肅騰送也趨捨啗之

翻亦疾貌也禁協韻音金趨捨啗之



洞穴兮標通淵之砢砢舍反嚮深貌也砢音奇

音林亦深貌也既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

之潛深獲土缶中有蟲若羊焉使問仲尼仲

尼對曰土之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

浮慌忽無出右密之闡野兮不識蹊之所由

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北曰密

也燭龍北方之神也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速

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

燭龍炬可以照明 敷瑤谿之赤岸兮弔祖

江之見劉瑤谿瑤岸也日鍾山其子曰鼓其狀

人面而龍身是與欽駘殺祖江崑聘王母於

崑崑之陽駘音邛爾雅曰劉殺也聘王母於

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王母西王母也銀臺

本草經曰白戴勝憇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

遲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尾

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詩含神霧

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咸姢麗以蠱媚

兮增嫫眼而娥眉姢好也音古巧反蠱音日

服之神仙交妃洛水神也嫫音胡故反好

貌也楚辭曰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桂

徽服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襦音圭婦人之上

今之香離朱脣而微笑兮頰的礚以遺光

明也遺光言獻環琨與璵緇兮申厥好以玄

黃環琨並玉佩也白虎通曰修潔無窮即佩

書曰厥篚玄黃言玉女安妃雖色豔而賂美

等既獻環佩又贈以繒綺也

今志浩盪而不嘉賂或作貽浩盪廣大也言

楚辭曰怨靈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

脩之浩盪雙材謂玉女交妃也即上歌曰天地烟燭

百卉含蘄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

魂回移烟燭氣也易繫辭曰天地烟燭張揖

思也莊子曰綽約若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淑

也詩曰如何如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

何忘我實多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

承行賦謂玉女所歌詩也承疾也音瞻崑崙

之巍巍兮臨紫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

巨螭龍之飛梁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

水中高地以龜負之可以架橋也巨登閭風

之會城兮構不死而為牀閭風山名在崑崙

風而縷馬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在其西今以不死也為牀

也 屑瑤縈以為糝兮 酈白水以為漿也 瑤縈也 酈音居于反謂

酌也 河圖曰崑崙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也 抨巫咸以占夢兮 迺貞吉之元符

抨使也 音普耕反 又補耕反 巫咸神巫也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靈山 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 衡既夢木禾今故 滋令德於正中兮 含

嘉秀以為敷 種穀說文曰禾嘉穀也 至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 既垂穎而顧本兮 爾要思

乎故居 類 穎也 本禾本也 言禾既垂穗顧不人亦當思故居也 淮南子曰孔子見

禾三變始於粟 生於苗 成於穗 乃歎曰我其首禾秀高誘注云禾穗向根 君子不忘本也

安和靜而隨時兮 姑純懿之所廬 姑且也 懿也 廬猶也 戒庶寮以夙會兮 夙恭職而並迓 迓 迎也

豐隆軒其震霆兮 列缺畢其照夜 豐隆雷也 軒聲也 音普耕反 震霆霹靂也 霆音廷 列缺電也 畢光也 雲師 雲以交集兮 凍

雨沛其灑塗 爾雅曰暴雨謂之凍 沛雨貌也 塗協韻音徒 故反 楚 羲琯輿而樹葩兮 擾應 辭曰使凍雨兮 灑塵 龍以服輅 輅音魚綺反 爾雅曰載轡謂之輅 琯以玉飾車也 樹立也 葩華也 於車上 建華蓋 擬馴也 廣雅曰有翼曰應龍也 白神

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周頌曰懷柔百神森衆貌也

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劔揭以低昂脩長也揭低昂

貌冠号号其映蓋兮佩絺纒以輝煌号音五各反

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八乘八龍

揚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蜺八龍之蜺

而還聰兮心灼藥其如湯輶音零說文曰車

曰倚結軫兮太息軹音之是反杜子春注周

禮云軹物轉也說文云車輪小穿也還視頤

瞻也藥音鏢熱貌也言顧瞻野國而心熱也羨上都之赫戲兮何

迷故而不忘上都謂天上也赫戲盛貌也衡

云何不忘其故居既徧歷四海方欲遊於天上故

以司鉦青瑀青文龍也捷堅也音巨偃反芝

右白虎說文曰鉦蓋也素威白武也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

玄冥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

後裔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泆恣而為清箕伯

也函猶舍也激清也泆音曲反恣音乃曲

濁也楚辭曰功泆恣之流俗王逸注曰泆恣始

也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嚶嚶鸞鈴也

聲也音嬰楚辭曰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蒙

而王鸞之啾啾也霄雲也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上征

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翼翼飛

也揚靈王逸注云揚其光靈也叫帝閭使闢

扉兮覲天皇于瓊宮閭主門者天皇天帝也

帝閭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史記

簡子曰我之帝功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

樂九奏左傳鄭莊公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

樂也洩洩彤與融同也考理亂於律鈞兮意

建始而思終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律

十二律也樂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立均宋

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立也

衡言聽九奏之樂考政化惟盤逸之無斁兮

懼樂往而哀來盤樂也逸縱也斁厭也音亦

日樂未畢也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

哀又繼之哉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常使素女鼓五十

防溢而靜志兮迨我暇以翱翔溢滿也迨及

也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閶闔紫宮太

名也肅肅清也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

鏘鏘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閣道

鏘鏘星也史記曰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鏘鏘

也高貌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罔車畢星

也幕幕用貌也寧威弧之撥刺兮射蟠冢之封

青林天苑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撥音

狼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貌也蟠冢

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觀壁壘於北落兮

日蟠冢之精上為狼星也史記曰羽林天軍

伐河鼓之磅礴西為壁壘旁大星為北落牽

牛北為河鼓磅礴聲也乘天潢之汎汎兮浮

雲漢之湯湯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純漢日天漢雲漢日天河也倚招

搖攝提以低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

遙皇招搖攝提星名也劉音居流反低回劉

也綢繆相次之貌也偃蹇夭矯媯以連卷兮雜沓

叢穎颯以方驤颯音孚萬反卷音拳馘汨颯

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顛以迭過馘音一六反汨

音于筆反颯音遠沛音普蓋反並疾驚雷之

貌也顛小也顛音士小反過徒郎反驚雷之

矧矷兮弄在電之淫裔矧音雷聲也矷音康

貌也狂踰尾瀕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音尾

亡孔反瀕音胡九反孝經接神契曰天度濛

瀕宋均注云濛瀕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

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求上書曰登遐

倒景首義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

其稟倒也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

據開陽而頽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春秋運斗

第六星為開陽頽音俯暗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悲離居之勞心兮

情悵悵而思歸說文曰悵悵憂也音於緣魂

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輶而徘徊輶音通侯雖遨游

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媮音通侯反懷安也出閭闔

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閭闔天門雲霏霏兮

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續煦翮兮紛暗曖

倏眩眩兮反常閭倏忽也眩音縣眩音混疾貌也常閭故里收疇

昔之逸豫兮卷滌放之遐心謂初游於四方

淫放今改悔也脩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楚辭

日退將復修吾初服土逸注云脩吾初始清潔之服也娑娑衣貌參參長貌文章

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

兮遊道德之平林以六藝為車而駕之也結

典籍而為畧兮歐儒墨而為禽畧音古儒家子思孟

軻孫卿等墨家謂墨翟胡非尹佚等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

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崙琴操

日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

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接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兩事

者親也歔歔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

蓋山貌 共夙昔而不貳兮 固終始之所服也

夕惕若厲以省譽兮 懼余身之未勅也

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惕懼也厲病也勅整也 苟中情之端直兮

莫吾知而不忍 忍慙也音 墨無為以凝志兮

與仁義乎消搖 老子曰上 不出戶而知天下

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 系曰天長

地以歲不留 俟河之清 祗懷憂 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

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也 願得遠度以自娛 上下無

常窮六區 六區謂四方上下也 超踰騰躍絕世俗 飄飄

神舉逞所欲 天不可階 仙吏希 栢舟悄悄吝

不飛 階外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也詩邶風曰栢

舟言仁而不遇也其詩曰汎彼栢舟亦汎其流憂心悄悄愠于群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鄭玄注云舟載度物者也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俱流水中論仁人不用而與群小並列

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而為宦者所讒故

引以自 松喬高跼孰能離 結精遠遊使心攜

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

崑崙崑山上常止西王母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

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後來 披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

絳



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  
謝時人數日去字林曰峙踞也謂得仙高踞  
也離附也攜離也田志謁來從玄謀謁去也音丘列  
亦謀也音獲我所求夫何思求和初出為河  
基字從其其獲我基字從其其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  
閒相名河閒王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  
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廢陰知姦  
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  
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求和  
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為不能有異於  
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残缺者竟不

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辯巡誥  
懸圖凡二十二篇衡集作玄圖永初中謁者  
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著作東觀撰集  
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  
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絡成之及為作中上疏  
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衡表曰  
史職敢激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  
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慶休  
烈此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又條上司馬遷  
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衡集其略

戲氏王天下。交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陽也。今宜實定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平子碑文也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

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範也。謂作渾天儀也。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

智。機物謂作候地動儀等。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文也。量斯思也，豈大

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為三

才而性靈多蔽。近推形筭，遠抽深滯，不有玄

慮孰能昭晰。玄猶深也。晰音制。



